

# “龙潭三杰”的合肥缘

红色印记 □陶余来

“龙潭三杰”，是指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在顾顺章叛变的危急关头，因为有了“龙潭三杰”的努力，中共中央才得以保全。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合肥人最熟悉“龙潭三杰”中的李克农，不少人经过巢湖烔烔镇中李村，会去参观“李克农故居”。而对于钱壮飞、胡底与合肥的因缘，大都知之甚少。

胡底，1905年3月10日生，原名胡百昌，舒城县干汉河镇洪岩村人，长期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胡底多才多艺，擅演话剧，是红色戏剧运动的主将。1930年，胡底在天津主持“长城通讯社”，与李克农、钱壮飞战斗在敌人要害部门。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2015年7月1日，舒城县干汉河镇修建了占地8000平方米的“胡底烈士纪念馆”。

胡底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二中，1923年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其在合肥的两年中学读书经历，不是在中半个合肥老乡的底色上又添加部分合肥元素呢？

1924年，胡底经同学吴鹿鸣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底结识钱壮飞的地点为什么是安徽会馆？原来，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乃桐城张廷玉后人，与安徽会馆的高贾有旧交。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贵州省黔西县第七

区（现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黔西县沙土区长坝乡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并被迫认为革命烈士。虽然钱壮飞同志墓址（当为衣冠冢）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堰口，可钱壮飞母亲范连真之墓却在合肥庐江，几年前，钱壮飞的孙子钱泓先生还来简单维修过。

身为浙江湖州人的钱壮飞，其老母亲的墓葬怎么出现在合肥庐江呢？原来，当年抗战全面爆发，浙江湖州很快沦陷，张振华老家在桐城，在邻县庐江有亲戚，钱壮飞母亲范连真便跑反投奔到这里。抗战胜利后，老夫人与庐江的邻里相处很好，舍不得离开，便继续生活至终老。

文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您如果路过舒城县干汉河镇，看看半个合肥老乡“胡底烈士纪念馆”；或者途经庐江，遇到范连真之墓，不忘庄重祭拜，不失为一种红色文化传承。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对于这句话，我未曾怀疑过。长大后，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慢慢懂得，世上还有一种药，远非良药可比，那就是——爱。

在公园锻炼时，我认识了一位老人。虽然她的腿脚有些不便，但是她的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她常站在铁架下，缓缓抬起一条腿，架上去，然后做压腿动作。过一会儿，她换上另一条腿，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一次聊天中，老人告诉我，她原是一家单位的职工。有一年，她去北京旅游。也是她第一次到北京，开心得不得了，许是玩累了的缘故，夜晚猝发脑梗。那一年，她刚50岁。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突然身子瘫痪，如同鸟儿折断了翅膀。她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泪水也不知流过多少回。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她的老伴始终不离不弃，安慰、照顾她。他搀扶着她，费力地挪着步子，从家中到室外，再到公园。多年的坚持，不停地锻炼，她的身体逐渐康复。终于，她能够独立行走了，是爱给了她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也不尽然。我堂叔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他俩能活到90多岁寿终正寝，与堂叔多年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堂叔是一名教师，拿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自从父母年龄大了后，他就将他们从乡下接到自己的身边。老人的饮食起居是他照顾，老人生病了是他照顾，老人瘫痪在床还是他照顾。他除了去课堂外，其余的时间就守在父母的病床前。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他放弃了业余爱好，几乎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几十年如一日，他没有一句怨言，直至父母安详地离开人世。

有一年，我的母亲突发脑梗。经过治疗后，她说话仍含糊不清，手脚也不听使唤。那些日子里，我端水给她洗澡，搀扶她上卫生间。出院后，我当她的陪练，陪她练习说话，陪她活动手脚。渐渐地，她口齿变得清晰了，手脚也能自由活动了。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不知不觉地，我的眼睛湿润了。

良药并不是万能的，而爱才是人世间的最好的良药！

## 爱是最好的良药

心香一瓣 □季宏林

## 无限美好

七彩时光

□张军霞

早晨，我正给露台上的花草浇水，手机“叮叮咚咚”响起来，原来是花友群的一位大姐，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收集一些重瓣太阳花的花籽，她家住郊外，下午进城办事，想顺带些回去。

“没问题，下午三点，咱们公园门口见！”我爽快地答应，立即动手采太阳花的花籽，每一种颜色都不放过。因为迷恋养花，我几年前加入一个微信群，群里都是爱花的人，只以晒花、换花为乐。就在昨天，我看到家里不同颜色的太阳花开得很漂亮，就拍照发到群里。这位大姐也是太阳花迷，所以找我要花籽。

按花友群默然的规则，找别人要花可以，也要带一种花给别人。所以，这位大姐问我：“我家有一种七彩茉莉，花朵颜色好看，香味浓，给你带一盆？”我忙说：“好啊，正好我家没有这种花呢！”当天下午，我如约送去花籽，又捧回一盆七彩茉莉，我在群里晒了它的照片，说：“真美！”一位花友说：“你给了她美好，她给了你美好，不错啊！”另一位花友打趣地问我：“美好加美好，等于多少分？”

我忙着为茉莉换盆换土，转头把问题甩给了在旁边跑来跑去的女儿：“糖果，美好加美好等于多少分？”六岁的女儿歪着头想了想：“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很美好，妈妈带回来的花很美好，爸爸一会儿要做糖醋鱼很美好……美好加美好加美好，当然等于一百百分啦！”说完，嬉笑着跑开了。

小时候，母亲总爱跟我们重复一句话“两好换一好”，我开始不明白它的意思。有一天，邻居家结婚才一年多的李婶，不知为了什么事跟丈夫吵架，哭哭啼啼跑到我家，说打算捎信给娘家人来接她回去，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母亲拉她坐下，细问吵架的缘由，原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和他一起去地里干活，回来后他就躺在坑上休息，要等她做好饭去喊才肯起来，他觉得他不心疼自己，太自私；她去赶集，给自己买块新布料做衣服，却把他让她替自己买鞋的事给忘了，他觉得他不会过日子，男人的鞋子坏了都不管，就知道自己臭美！

母亲细声细语劝她：“过日子，两好才能换一好呢。他从地里回来等着吃现成饭，没有给你帮忙的习惯，是因为以前在家里是老小，他妈没让这个小子做过家务，你得慢慢引导他，这事急不得。”母亲又把李叔叫到一边，单独跟他说：“女人爱美有啥不好，她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你脸上也有光啊。再说，她只是忘了给你买鞋，也不是故意的。倒是你啊，还没学会心疼媳妇，人家做饭时，你不能总当甩手掌柜，哪怕帮着剥个蒜也行。过日子不能互相挑剔，你对她好，她对你好，才能换来你们家的好……”母亲这番理论，让小两口心服口服，从此吵架的次数也变少了。

我回想着母亲说过的话，觉得她说的道理和“美好加美好”是一样的。不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邻里之间，唯有真心换真心，你对我好，我回馈你更多的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而温馨。

想到这里，我回复群里的花友：“美好加美好，我也不知道等于多少分。但我知道，它们一定等于更多更多的美好……”这样的无限美好正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 欣赏近处的风景

青萍絮语 □陈思炳

我喜看山，也游历过不少名山胜景，可遗憾的是，至今未睹泰山尊容。不是没机会，而是错过了机会。记得40年前，在部队服役，连队就驻扎在泰山脚下不过百里处。很多战友利用节假日爬了泰山，也多次邀我去，可我在连队当文书，比较忙，又想，泰山就在跟前，以后有的是机会，于是一拖再拖。谁曾想，有天一个调令下来，连队火速移防到别省，泰山之行终未成行。

大多数人，总以为身边近处的风景随时可以欣赏，就如同自己家中书架上的书可以随时翻阅一样，便总是没有时间去阅读、去欣赏，于是错过了

## 中年颜值党

况味人生 □郭华悦

年少时，对长得好看这事儿，不甚在意。或许身在其中，不觉得稀奇。青春岁月里，不需眼角眉梢如何好看，只要往人群里一站，便是一道风景。青春飞扬，本就是赏心悦目的景观。

可年过不惑后，愈发觉得颜值的重要。一个人，年少时的颜值来自于父母。眉目之间，大多透着父母的影子。长得好不好看，似乎由不得自己来决定。可年岁渐长，情况却有了不同。有的人，年少时的高颜值，在历经世间山水之后，日渐不堪。也有的，少时不佳，却能在时光弥漫中，让自己渐渐变了样，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赏心悦目。

人过中年，颜值就是需要好好修炼的事儿。有了岁数后，对颜值的定义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年少时，觉得一个人好看，只是纯粹从五官和身高来评判。可历经世事，再看同一张脸，却有不同的心境。此时觉得好看，往往不仅是五官，更多的是整体感。而所谓的整体感，无非就是过往的岁月里，一点一滴沉淀而成。脾气好的人，眉眼柔顺，温和亲切；心善的人，一颦一笑犹如春风，令人沉醉其中。也有的人，脸上总刻着苦大仇深，眉眼再好看，也掩不住一脸颓相。

中年人觉出的好看，是相由心生。颜值，始于内，发于外。人到了中年，面貌便是由生活雕刻而成。大半生的日子，一刀一刀，在脸上刻画出如今的模样。年少时认定的好看，仅止于表面；到了后来，则在岁月里，打通了外在与内里的通道，将颜值认定为心灵相通的事儿。

正如此，人到了中年，反倒更愿意与“好看”的人儿亲近。这些好看的人儿，其高颜值便是心灵与生活的投射。内心依旧有着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将自己保持得干净可人；心间不缺对人对事的宽容善良，才会让自己焕发着柔和的气质。和这样好看的人多亲近，哪怕年届中年，也能感受到时光里的暖意。

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有“两棵树”。说是“树”，其实是人，一个叫程寒树，一个叫程玉树。

这两个人，虽说岁数有些差别，形体却极相似，都长得像罗汉，胖墩墩的。有趣的是，性情亦仿佛，均是菩萨心肠。我与同事了十多年，从未看到他俩对学生高过声、动过怒、发过火，俨然一副慈父的形象。

一天，我对寒树说，你们这“两棵树”真像兄弟啊。寒树听了，呵呵一乐，说：“前两天还有学生在操场上问我，你和程玉树老师是兄弟吧？也是，一个叫程玉树，一个叫程寒树，且都是胖墩。”说罢，又是一乐，像极了弥勒。

每天的大课间，寒树都要听轻音乐。有时去上课忘了关闭播放器，我们也不去动它，任凭它一曲接一曲地在办公室里轻轻流淌，浸染久了，便也觉得是一种陶冶与享受。玉树呢，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则喜欢捧个手机在微信上读书。我有时挺纳闷，说想不到你一个理科老师却还喜欢读书。随之与他的话题就渐渐多了起来，谈新闻、评时事、说文学……越走越近便觉得我俩趣味相投，习性相近。虽说

身边许多美丽的风景，却情愿花许多金钱和时间，跑很多路去远处看风景。这也像有些人往往忽视身边很好的发财机遇，而到远处淘金一样。

一位朋友从南方来信说，现已受聘于某市中学校长，年薪25万。我向他祝贺。这位朋友原也是家乡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务主任，因领导看不顺眼，几次竞聘副校长职位皆落空。故愤而出走。

“近寺人家不重僧，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也是不少领导的心态，对于本单位的人才，常常横挑鼻子竖挑眼，缺点看得多，优点看得少，再有本事的一流人才也不算人才，宁愿花大价钱出高薪到外地甚至外国引进二三流人才。据说，在美学上，距离产生美，近处的风景司空见惯，远处的景色总是最具诱惑力，这也许没什么奇怪。

楼上门对门住着两对夫妇。左邻的男人是政府公务员，右舍的男人是私企老板。两家的女主人都不满意男人。左邻的女主人常这样数落男人：“瞧你，混了几十年，也没当上个官，无权又无钱！你看对门人家，老公是老板，自家的女人孩子穿金戴银，人家咋混的？比比人家，你还好意思进这个门？”而右舍的女主人则和男人哭闹：“你整天东奔西忙，看不见人影，家也不像个家，钱再多又有啥用？你看看对门，人家男人怎么做的？一下班就回家陪老婆、孩子，还帮忙做家务，女人多轻松。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哪像你……”

听着这两家女人的话，觉得挺有意思，可谓：风景总是别处的好。

生活中常有这种现象，对现状不满者大多有这样的心理：别人的总比自己的好，永远只爱欣赏别人的风景。卡之琳在名诗《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桥上的和楼上的，互相都把对方看成风景。我们在羡慕、欣赏别处美景的时候，如果能想想自己也是他人的别处，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美景，也许就会心理平衡一些，心满意足一些。能善于欣赏近处风景的人，一定会更加快乐，更加美满幸福。

## 办公室的“两棵树”

如歌岁月 □舒敬东

我是个语文老师，文史知识却不敢保证能胜过他。

一天午休，他又在微信上读书，我说你完全可以当个语文老师。在这点上，他也颇为自负，说当个初中语文老师应该没问题。玉树是高中物理老师，亦是我校的“五朝元老”，见证过五位校长的更替。

这“两棵树”，都较为淡泊名利。寒树虽说不是高级教师，却常常有年轻教师来问这问那，他不保守，倾情相授。社会上也常常有人或单位来找他翻译这翻译那。他呢，有酬无酬都是一样热心与严谨，且从不推辞。

寒树虽像弥勒，但也有怒火金刚的一面。只不过，这种状况很罕见。玉树则更为随和，与世无争。不过，闲聊时，同事都说他是大爷，家里油瓶倒了也不扶，以前就连香烟也都是老婆替他买好放在家里。更形象的描述是，家里的水壶开了，他端坐着，一动也不动，只说三个字：“水开了。”私下，我向他核实，他呵呵一乐，回我四个字“你相信吗”，这确实与我所认识的玉树不相吻合。若说是其夫人

“惯”着他，我倒更愿意相信。

玉树每每需要学生帮个忙时，总要站起来说声“麻烦你了”或是“辛苦你们了”。我在一边听着，初始还不习惯，后来听顺了，就觉得都应该向他看齐。

午休时，各班的值班教师须进教室陪护。不想，学生尚未睡着，这二位却已是鼾声如雷，学生没办法，只好恭请他们二位回办公室睡去。从此，他俩就获得了特权，可以在隔壁的办公室里陪着了。

不过，这就苦了在此午休的同仁，这二位的鼾声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看他俩睡得如此香甜，大伙只好忍着，继而干脆批改起了作业来。

## 宗春秋

职工 韦群 中国书协会员

心旷神怡 刘泳晨/摄